

2012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JCW/H24YB）


杨和平 刘建超 著

●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丛书

FEIWUZHI WENHUA YICHAN YANJIU YU BAOHU CONGSHU

松阳

高腔口述剧本的记录整理与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12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JCWH24YB）

杨和平 刘建超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丛书

FEIWUZHI WENHUA YICHAN YANJIU YU BAOHU CONGSHU

松阳

高腔口述剧本的记录整理与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阳高腔口述剧本的记录整理与研究 / 杨和平, 刘建超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6. 6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丛书)
2012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 CWH24YB)
ISBN 978-7-5672-1637-2

I. ①松… II. ①杨… ②刘… III. ①高腔—地方戏剧本—研究—松阳县 IV. ①I207.36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8227 号

松阳高腔口述剧本的记录整理与研究课题组

项目主持人: 杨和平

项目组成员: 刘建超 王建武 王小天 池瑾璟
吕 鹏 葛兆远 吴远华 刘明明

松阳高腔口述剧本的记录整理与研究

杨和平 刘建超 著

责任编辑 薛华强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东兴路7-1号 邮编: 215021)

开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3.25 字数 430 千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2-1637-2 定价: 6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目 录

绪 论	(001)
一、松阳高腔的传承历史考	(013)
二、松阳高腔本体特征分析	(021)
三、松阳高腔班社遗存考	(035)
四、松阳高腔传承艺人	(039)
五、松阳高腔口述传统剧本记录与整理	(043)
(一)《白蛇记》	(043)
(二)《赐金剑》又名《赐神剑》	(051)
(三)《黑蛇记》	(060)
(四)《九世居》	(075)
(五)《鲤鱼记》	(077)
(六)《芦花记》(又名《鲁花记》)	(102)
(七)《绣花针》	(109)
(八)《一枚钱》	(135)
(九)《造府门》	(152)
(十)《白兔记(一)》	(157)
(十一)《白兔记(二)》	(163)
(十二)《班超留任》	(183)
(十三)《二十四孝》	(187)
(十四)《耕历山》	(189)
(十五)《合珠记》	(201)
(十六)《贺太平》	(224)
(十七)《街坊卖纱》	(240)
(十八)《聚宝盆》	(246)
(十九)《葵花记》	(250)

(二十)《三闯辕门 奔走樊阳》·····	(251)
(二十一)《国辕门拜将》·····	(251)
(二十二)《三娘枪棍》·····	(251)
(二十三)《拾义记》·····	(254)
(二十四)《玩花记》·····	(256)
(二十五)《五台会兄》·····	(260)
(二十六)《拜刀记》·····	(264)
(二十七)《卖水记(一)》·····	(277)
(二十八)《卖水记(二)》·····	(296)
(二十九)《贺太平》·····	(297)
(三十)《三状元》·····	(310)
(三十一)《夫人戏》·····	(310)
六、松阳高腔口述传统剧本校勘与案例举证·····	(340)
七、松阳高腔口述传统剧本的记录整理价值·····	(345)
八、松阳高腔口述传统剧本的记录整理意义·····	(349)
参考文献·····	(355)
后记·····	(367)

>> 绪论

(一) 口述史的定义

1. 什么是口述史?

口述史,英文表述为 Oral history,又称“口碑史学”、“口述历史”或“口述史学”。更有学者就“口述历史”和“口述史学”二者进行了细致的区分,他们认为“口述历史”即“作为一种历史表现形式而言”,而“口述史学”则是“作为历史学一门分支学科而言”〔1〕。

关于口述史的定义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议题,笔者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众多学者的一家之言中认为杨祥银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给出的关于口述史的定义较为合理。所谓口述史,一般来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现代技术如录音、录影等手段的使用,以记录历史事件中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并对其予以保存的口述凭证(Oral testimony)〔2〕此外,美国第一代口述史学家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 material)。”〔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史》一书中这样说道:“简单地说,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4〕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在其《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中提到:“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5〕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立文在《论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功用和地位》一文中提到:“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

〔1〕 杨祥银. 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

〔2〕 同上:116.

〔3〕 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in Allen Kent, Harold Lancour and Jay E. Daily,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ience, New York: Marcel Dekker,1977: 440.

〔4〕 [美]唐纳德·里奇. 人家来做口述历史[M]. 王芝芝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

〔5〕 [英]保罗·汤普森.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 覃方叨,渠东,张旅平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7.

字稿。”〔1〕

总而言之,关于口述史的定义也仍旧是史学界的热点议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也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史料;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坚持把它定义为是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新史学兴起的一个历史学科的分支。“通过口述历史我们可以实现历史的‘文、声、像’三位一体的三向互动。无论我们赋予口述历史怎样的定义,重点凝练口述历史的精髓,也就是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它记载了昨日的‘声音’”〔2〕,让今天鲜活,使明天的步伐厚重且坚实。

2. “新史学”背景下的口述史

“新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中叶获得长足发展,一跃成为史学界的宠儿,并于70年代达到鼎盛。“新史学”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历程恰好见证了口述史在同一时期的展演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口述史可以看作是脱胎于“新史学”母体的独立产物。时至今日,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史学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而这个以口述为主的史学新分支却大行其道。在笔者看来,对口述史与“新史学”的关系没有足够了解,就不能真正理解这样一种看似悖于常理的现象产生的原因。

“新史学”从产生伊始,不论是在方法还是意义等层面不断冲击着传统史学,甚至是在它存在多个分支且分歧较多的现状下。“新史学”的研究大多关照人与人的活动,主张在史观维度中多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考量历史,倡导边缘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这一主张拓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为创新型研究体裁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载体。新兴的口述史几乎涵盖了“新史学”的所有特征。“新史学”倡导的新观念、新方法,既为口述史学的繁盛发展提供前提,也成为口述史的核心理念。

首先,“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掀起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撰史浪潮。这场潮流恰好与口述史的兴起相吻合,也将口述史带入了一方新的研究视域——将一般历史研究对象从上层社会的精英替换为普通民众。此外,口述史将普通民众内心的情感体验等精神交往活动作为研究主题,让没有听众、没有话语权的人有了靠近历史,甚至创造历史的机会。

其次,个性化。口述史极有可能成为“新史学”所有研究方法中最个性化的一个。它关注个人,并且平等、公正,既关注到了大人物,也不忽略小人物;

〔1〕 杨立文. 论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功用和地位. 北大史学(第一辑)[M]. 北京: 北京人学出版社, 1993: 120.

〔2〕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60.

重视通过个人的讲述,从个人的角度来考量历史,这就有助于历史学家从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中深挖出许多以往被忽略、掩盖的细枝末节,可以鲜活地感知到当事人的心理变化过程,这无疑是传统文献难以企及之处。

最后,保存社会记忆。“新史学”要求多层次、多视角、多方面地关注历史,这在传统文献中恐怕很难做到。相对而言,口述史在这一点上很有优势。历史学家能在口述访谈中挖掘在官方文献中难以提炼的珍贵素材,例如在战争中个人的际遇等等,这些问题虽是细节性的,但它们的确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史料补充,充实了史学研究的整体架构。口述史在西方发展已有几十年,已从关注“真相”跳转到关注“记忆”的高度,正如美国口述历史学家威廉姆斯(T. Harry Williams)所说:“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编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1〕

事实上,口述史的应用和口述史的研究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新史学”的学术领域,历史学家和非历史学家都越来越多地把口述史访谈投放到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以记录他们的生活,传播他们的声音,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

(二) 什么是口述史料

1. 口述史料的定义

口述史料,又称口碑史料,它是当事人以口述形式提供的历史事件的信息。它同文献档案史料一样,是历史研究的例证之一。按照对口述史料使用目的的不同,一般把口述史料所反映的内容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印证历史事实。它要求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拒绝虚假、不实的成分。其二是民众的历史记忆。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反映历史事实的口述史料侧重于记载的客观性、真实性;反映历史记忆的口述史料则侧重于“从历史记忆、社会意识、文化观念上对它加以利用”〔2〕。

根据口述史料的不同载体,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至今的口述史料,一般称之为“口头传述”,多为没有文字的传说、民族历史以及不便于公开的民间说法等。第二类是以文字形式记载而得以留存的口头史料,比如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这两类虽同是来自口头史料,但后者明显获得了传统历史学家更多的关注。第三类是以影音资料形

〔1〕 Michael Kammen.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394.

〔2〕 周新国.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31.

式存在的口述史料,此类史料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日益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

2. 口述史料的可信度

史料的“真实性”永远是历史学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因为在史料保存的过程中存在不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即使是高科技的录音、摄像等也在无形中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但在史料的甄别上,在很早的时候,历史学家就制订了一套独有的规范。在这一点上,梁启超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例如此次欧战史料,百年后人所记,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战事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线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纵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此类史料,无论在何国皆不易多得,年代愈远,则其流传愈稀。彼其本身饶有凌盖他种史料之权威,他种史料有与彼矛盾者,可据彼以正之也。”〔1〕“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2〕“凡此皆以本人自身所留下之史料为证据,此绝对不可抗之权威也。”〔3〕

现今的史料如文献、传记、回忆录、书信、报纸、照片和影像资料等可以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但它们并没有完全被信任。文献的优劣与否已有太多人去分辨,“正史”、“野史”的说法便能证明一二;比如报纸,历史学家们或许了解报纸的所有者是谁,并且嗅到了其中显现的政治或社会偏见,但他们仍然选择相信它;相比之下,照片和影片同样是被小心谨慎地构成,例如“二战”影片,有人甚至怀疑影片中的声音背景是伪造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书信,大多数历史学家会认为书信能使他们贴近事物的核心。当然,书信有着原始交流的优势,但这并不能成为它们免于偏见纠缠的保护伞。一封特定的书信很有可能被作者修改得面目全非,以迎合、取悦它想象中的收件人,无论收件人是政治敌人或政治盟友,抑或是他人。自传和回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82.

〔2〕 同上:83.

〔3〕 同上:101.

忆录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能够向当事人“提出”质疑的口述史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并且可以提供、补充更多的信息。

斯蒂芬·鲍曼(stefan Bobman)在研究了各种日记、传记和访谈之后,发现以书面形式写成的传记大多比较关注早期生活,使用了许多更为公共、抽象的语言。有的人写道:“我父亲是于1933年8月2日在斯德哥尔摩去世的。在经受了长时间的病痛之后,死于贫困潦倒之中。我只有去承受他所说的痛苦……”〔1〕这里,他甚至使用了像“经受了长时间的病痛”这样的措辞,采用公共的形式讲述自己的回忆。然而,在访谈过程中,类似这样的说法却更具个人色彩,也更为细腻,因此,访谈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也截然不同:

“是的,他是在家里去世的。去年某天我下班回家,发现他躺在铁床上。我们穷极了,简直无法令人置信。那是个下午,大概三四点钟左右。在床边的椅子上,我发现了血,以及沾满了鲜血的手帕——他用刀片把自己的两只手腕都割破了,刀片还切在了手上。他根本没有流多少血,因为他太瘦了。他把自己当成了家里的负担。我怎样才能承受这样的痛苦呢?他说。”〔2〕

3. 传统历史研究的局限

(1) 传统史料的局限。20世纪以来,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挑战日趋明显,传统史学固有的研究方法的弊端无处不在,研究范围也很难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保罗·汤普逊甚至把文献资料比作是历史学家的哥特式幻想:“文件不仅是纸张,而且是现实这一概念在此被转变成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哥特式幻想,一种罗曼蒂克的梦魇。但是,它不过是一种心理学的假设,这一假设普遍支撑着历史学中的文献经验传统,而不单独在法国是如此。”〔3〕

统治者书写历史的局面与民众对共写历史的需求,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后者也终将成为主导。传统历史是在某一群人的主观意识下建立的过去,这群人通常是社会上层,是主要族群中的成年男人。他们掌握文字、意识形态与主要传播媒介,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存文字资料的不尽人意之处:一是它太过官方,很难从中挖掘私人资料,因为官方资料有专门机构保管、传布,相应对私人资料大多采取忽视的态度。二是它重心偏向于上层社会,中下层社会的资料鲜有涉及且不重保护,譬如大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容易流传下来,小人物的日记、书信则容易缺失。传统史料的片面性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文献学派的基础面临着毁灭性的冲击。下面这一有趣的例子就很好地

〔1〕 [英]保罗·汤普逊. 过去的声音: U 述史[M]. 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00.

〔2〕 同上: 300—301.

〔3〕 同上: 58.

例证了传统史研究方法的“被动性”和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主动性”：“有位前任国务卿在接待访谈者时，开门见山劈头便说，自己已经把所有文件送交档案馆，为的就是避免遭到历史学者的骚扰；任何人指望他回忆或评论一下往事，‘必然是个蠢蛋！’访谈者对其威名远播的臭脾气早已耳闻甚详，因此也是有备而来。他知道国务卿对自己的家乡始终维持着一份深厚的情感，此次访谈的主题却是外交政策，于是他便谈起该地方的人们所关切的外交政策等等。国务卿立刻显得兴趣盎然，开始高谈阔论起来。最后，访谈所用的时间当然远远超过原来的安排。”〔1〕

欲使历史适应大众社会的口味，就不能只有官方档案和大人物的传记、回忆录，当时时空环境下新闻记者采访得来的不同普通民众生活的史料以及后来获得的口述资料也是同样需要重点保存的内容。

(2) 自传与回忆录之优劣。回忆录曾经是历史学家除官方史料以外相当依赖的一种重要的史料，它采用便于民众接受的叙事文学体裁，相比官方史料，其中涉及了许多个人与人性的因素，如路易十二时代的元帅道敦写的《回忆录》等。它们把个人的情感体验、真实的内心感受以及对世俗生活的关注都放进了回忆录中，有时我们也称这种类型的回忆录为自传。

口述史与回忆录和自传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由当事人述说自己的经历。但回忆录和自传的内容多以自己或周围人的经历为重点，文献里收录的回忆部分则对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以外的内容极少涉及，这与现代口述史不受任何限制的研究范围相比明显更为局限和狭窄。而且作者在进行回忆录和自传写作的时候，大多会主观选择性地避开自己不愿提及的桥段，偏向述说提升自己形象的部分。

(3) 历史学家的“偏见”。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克列格尔·莱那德(Leonard Krieger)曾说过一句话：历史学家们对任何人都感到毫无兴趣，他们通常感兴趣的只是另外的历史学家们。的确，传统史料为何只关注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为什么只关注政治史、军事史和经济史？出现这样单一的一面和历史学家们的某种“偏见”有脱不开的关系。他们几乎不会关注大众，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学作品就远离普通大众的生活，很难在读者中引起共鸣，久而久之，由于缺少鲜活的生活素材，历史学作品只能是关门自嘲的产物，如此恶性循环，使历史学走向自我封闭。19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的兴盛，其“独尊史料”的霸主地位，在为文献方法研究的运用提供条件的同时，也使其变成了一座“温床”。当时的历史学家们爱把自己和文学题材一起“困”

〔1〕 [英] 保罗·汤普逊. 过去的声音：U 述史[M]. 覃方叨，渠东，张旅平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84.

在书中,远离大众,以保持他们所谓的“客观性”。这种方法总被人批评是“一种咬文嚼字的批评迷失在无意义的琐碎细节之中,被一个断层不仅将它与一般的文化,而且与历史本身的更大问题分隔开来”〔1〕。这样的局面直到“二战”后“新史学”正式兴起才得以改变,但仍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口述史的繁荣表示不解。泰勒(A. J. P. Taylor)已经意识到了书面文献的价值正在降低,但是他仍然坚持对访谈方法的抵制。事实上,握有权力和金钱的老一代历史学家从本能上对一种新方法的降临感到恐惧。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他们专业的绝对权威。感到恐惧的甚至还包括年轻学者,他们害怕走入社会,害怕与陌生人打交道,这样只会做出“脱离现实”的历史研究。而很多文献历史学家认为“文字史料是最可靠的”,这是否能得到证明?关键在于任何文字史料都是人写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是人写的,那其中肯定渗透着作者的个人感情,是无法达到绝对客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历史学家之所以认为口述历史太“主观”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所谓的客观,不能公正地去评判当时的社会。

(4) 新史学冲击下的史料搜集与研究。战后“新史学”的蓬勃发展为历史学研究开辟了新道路,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流融合,更多的潜在功能被发挥出来,历史学家也正学会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研究中。但转变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最好的方法并不是盲目地信任新史学带来的东西,因为这些方法和新世纪的“后现代史学”一样,是时代的产物,也包含着时代诟病、争议。例如,历史被新历史学家切割得支离破碎;新史学忽视那些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使历史记载只剩枝叶,缺少躯干;新史学作品中的大量图表、数理公式甚至让一般读者无法理解透彻。这些都让历史学失去了它应负有的社会功能。

(三) 口述史与口述史料的优势

1. 口述史的特点

现代口述史在“新史学”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它几乎包含了“新史学”的所有特征,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口述史的发展和当代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趋势是不可分开的。口述史的出现改变了史学研究的焦点,改变了历史撰写的形式,改变了历史学家传统的研究方式,改变了历史学枯燥的面貌,改变了历史学眼界的保守格局。首先,口述史具有民主性。口述史的民主性主要体现

〔1〕 [英]保罗·汤普逊. 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M]. 覃方明, 渠东, 张旅平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64.

在两个方面,即研究对象和编撰方式。在研究对象方面,口述史把焦点转移到普通大众身上;在编撰方式方面,研究主体虽然仍是历史学家,但口述史实现了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共创”。其次,口述史具有互动性。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口述史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样的历史研究已不再是历史学家(访谈者)单方面的产物,被研究对象(受访者)也影响研究的进程和结果。以往档案和文献资料只有符合假设才能派上用场的局面将会有所改观,至少被研究对象(受访者)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双方积极互动取得的成果,将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笔珍贵的财富。再次,口述史具有动态性。口述史的动态性如今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主张历史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口述史的这种动态性无法真实反映历史的原本面貌,违背了历史学的真谛;当代口述历史学家则认为,这种动态性恰好是口述史的真正价值和特征所在,即它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去了解当时人们的想法的途径,这是口述史所特有的贡献。最后,口述史具有跨学科性。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传统本位学科的界限,引进和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加以探讨”〔1〕。不同学科的交叉有很多种方式,从本质上来看,主要指学科术语概念的跨越、学科理论板块的跨越、学科科学方法的跨越和学科结构功能的跨越。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历史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来势汹汹,口述史更是首当其冲,它改变了史学研究的范围、焦点和编撰方式,学科交叉范围又几乎包涵了全部的社会科学门类,可以说口述史的诞生将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2. 口述史的跨学科交叉应用

前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主席说:“抓住一个口述的历史学家,你就像发现了一个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2〕口述历史研究的涵盖面确实很广:口述访谈的方式是运用了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对受访者进行选择是运用了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对口述史的转录和编辑的方式是运用了语言学的表达方式;对口述史的深层次解释是运用了哲学的诠释学理论和心理学的理论;收藏口述史资料的方式是运用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编目和保存手段;传播口述史的成果是运用了现代媒介手段;等等。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是口述史研究所必需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只是在口述史方法介入后获得益处的,口述史的跨学科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了。经济史首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非洲的历史学家很少有人研究前殖民时代,罗伯特·哈姆斯(Robert

〔1〕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3.

〔2〕 [英]保罗·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90.

Harms)就是一个例子——不止一种意义上,他独自探索有关刚果内陆的附属国,他曾将这些地区的生产、贸易和市场中有公社的和家庭的口头传唱中出现的模式一点一点地拼凑出来。现有经济史料的内容多是政策、外贸或金融方面的,但有关实际工资、劳动强度的内容史料匮乏,口述史料不仅作为现有资料的补充、修正,也提出了新的思路。事实上,从访谈中,人类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都受益匪浅,这些史料可以在不同学科间实现资源共享,这种交叉研究的方法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元素,并且同样的访谈材料可能最终被用于不同目的的研究。口述史和民俗学的相同之处就是:都以访谈的方式搜集资料,但口述史料更关注的是受访者的经历,民俗学则更关注传说、歌曲等。“口述史家在访谈丈夫与太太时,会设法了解配偶任何一方的独特看法,而民俗学家则关注的是故事的本质和表达的方式,他们让夫妇一同受访,以便观察两人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为民俗学家服务。”〔1〕以前多在农村社区进行的语言学口头研究也为方言研究提供了帮助,解读方言史料。但近年来美国对于城市语言和语气的研究呈现上升的趋势。新闻采访通常具有特定的目的性,而且媒体是以大众传播为目的,记者对口头资料非常依赖,且很少长期保存这些资料;社会学家常锁定某个特定环境内的特定团体,观察他们的状态;人类学家则乐于攫取访谈中的“声音环境”,包括大街上的汽笛声等,而且他们的访谈对象只要有代表性,甚至可以是匿名性质的。口述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史料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能是模糊的,而且口述史研究多是经过长期的、多元的访谈,挖掘研究对象更深层次的素材。

3. 口述史料的作用

一是佐证、完善传统文献档案史料,补其不足。口述史料可以弥补文献档案史料不准确和缺漏的地方,人们可参考口述史料对文献档案史料进行修正和查漏补缺,口述史料可对传统文献档案相关领域的一些史料进行补充。口述历史就是问问题。查尔斯·沙利在密西西比南部研究“美以美教会”的露营大会时,曾卖力地探寻查访每一个营地。有一天他向一名学生提起这件事时,说到自己认得每个营地。学生说:“老师你说的都对,但还有一个喜悦山。因为喜悦山是奴隶解放后设立的黑人营地。”沙利惊奇地想知道为什么以往从来就没有人提过这个营地。学生说“或许因为你从来没有问过”。这就是做口述历史的理由:向被访者寻问一些从来没人问过的问题,搜集一些即将消失的史料。口述史能给予我们直接的记忆,并将其转换成史料。它不仅要寻问文献历史学家关心的“人”(Who)、“事”(What)、“时”(When)、“地”(Where),还需寻问“为何”(Why)和“如何”(How)的问题。这样既可以拓宽

〔1〕 [英]唐纳德·里奇.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 王芝芝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23.

研究视角,又能对档案资料加以补充,给历史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见解和内涵。所以历史学者布莱尔·沃登(Blair Worden)主张:“一个历史学者来到档案馆时,如果对自己的问题已怀有既定答案,经过小心研究证据后,几乎毫无例外,都会改变主意。”〔1〕二是反映多样的社会生活,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多元视角。古往今来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的许多事都没有进入文献档案史料的视线,我们借助口述史料能够从社会记忆、文化观念等方面对历史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 and 解读。“录音比起纯粹文字的记录来,是对一次邂逅的可靠得多也准确的描述。在这里一切所使用的精确词语都是人们所说的,并且附加到它们之上的是社会暗示,不确定的细微差别,幽默或者借口托词,还有交谈的结构。它传达了口头沟通而非文字沟通的全部独特性质——它的人类移情作用或者好斗性,它的基本上暂时的、未完成的本质。”〔2〕口述史料几乎完整地保留了访谈的全部。

其他优势一是索引。一名研究者在翻阅一位新近参议员的卷宗后,抱怨不迭地说,所有收藏几乎全是例行函牍和大宗的一般邮件,而跟这位参议员关系密切的那些总统的文书则完全看不到踪影。文件看似很多,却十分空洞,这正是口述历史能发挥功用的地方。首要人物的口述史访谈往往可以高屋建瓴地把事件中的重要元素串联起来,让研究者能按图索骥。“经费有限的研究者,要想在最短时间内将相关文书收藏运用得淋漓尽致,够聪明的已经知道先由口述历史着手。”〔3〕二是公正。口述史的公正性尽管是相对而言的,但它至少有机会给所有事件参与者辩护的权力。它使历史学家能应对文献史料中的偏见。三是人性化。将口述历史只当作是“恢复过去史实”的工具,显然过于低估了口述历史的研究价值。“口述史给我们提供一种‘社会记忆’,它不一定完全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却反映出个人的认同和观念。历史学家在研究当代人如何选择、遗忘或扭曲‘过去’的时候,或许能从中得到启发。”〔4〕四是生活化。口述史能够提供很多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赋予历史人性的一面。例如,“通过对非常贫穷人群生活史的了解,打零工、周期性的饥馑、营养不良、酗酒、旷课旷职和家庭暴力等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或后)成百上千万人口的整体社会背景,这些能够被生动地予以描绘”〔5〕

〔1〕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王芝芝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32.

〔2〕 [英]保罗·汤普森.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33.

〔3〕 同上:158.

〔4〕 周寅寅.口述史与传统手工艺[D].西南大学,2012:14.

〔5〕 定宜庄.口述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四) 松阳高腔口述剧本

江浙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为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松阳高腔有着鲜明的松阳地域特色、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演奏内容,在浙江民间音乐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松阳高腔作为浙江松阳地区的民间戏曲音乐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变化、传承中,显示出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但面临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松阳高腔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出现了一度衰落的迹象。随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颁布,党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重视,各省市、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等措施的出台,昭示我国自上而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心和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加强对文化遗产这一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刻不容缓。面对松阳高腔的生态现状,本课题研究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提出的。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所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1]因此,无论从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角度,还是从贯彻国家政策方针的角度,我们都需要对松阳高腔这一历史剧种的现代传承进行系统研究,这对于保护浙江松阳高腔这一古老剧种是极其必要的。

松阳高腔的剧本整理与研究就是基于对松阳高腔的生态现状的调查,以对松阳高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式保护为目的而进行的。对松阳高腔这一地域民间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应该充分把握这一研究内容的区域特色,如风俗习惯、语言风格、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生存方式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在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民间音乐文化现象、音乐审美趣味、音乐品种以及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传播与传承方式等。这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传承价值,对松阳高腔的保护的现实意义也是巨大的。以松阳高腔为标志的浙江地域性文化研究,对于建立浙江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主要从松阳高腔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重点是对松阳高腔剧本进行整理,在调查研究、采访访问的基础上得到第一手剧本资料,最后以对松阳高腔在当下社会的传承和保护与开发作为落脚点。松阳高腔口述剧本作为一种口述史料,它是通过松阳高腔艺人以回忆的形式口述剧本唱腔

[1]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

内容而搜集松阳高腔历史信息的一种行为。松阳高腔口述剧本同松阳高腔的文献档案史料一样,是研究松阳高腔历史的重要例证之一。它可以印证松阳高腔数百年来发生、发展、传承、创新的历史事实,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变化中松阳高腔演唱剧目内容的真实性。这种口头传述的形式,多没有文字性的记载,随着松阳高腔这一艺术形式不断消亡,用文字记录下剧本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松阳高腔艺人的回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